

迷城神功紅花泪

《書劍恩仇錄》續集



四川民族出版社

迷城神功红花泪

红花客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红花会大业未成，总舵主陈家洛与乾隆约法三章，押着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远避西疆，在天山迷城内安营扎寨。谁料，乾隆并未如期履行诺言，得到福康安之后，又大举搜捕红花会会员，且派高手四处查访红花会众当家的下落。

二十年后，红花会的下一代以陈家洛之子陈天雨为首皆长大成人，习成绝世武功。欲出山重现江湖，完成父辈未尽大业，恰在此时，江湖中崛起了两个著名的武林帮派——白莲教和屠龙帮，都有凌云之志、绝世之功。陈天雨私自出山，寻找失踪的大妹，发现盗取妹妹的，原来是皇宫大内高手，于是，大闹宫廷。由于他江湖经验不足，不敌大内总管和坤，为白莲教教主王伦的独生女王嫣然所救，两人产生爱情。

与此同时，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派诸位当家出山，寻找陈天雨，于是，红花会少年英雄一个个江湖称雄。江湖好汉、武林怪杰也相继发世。由于少年们涉世未深，不慎为清廷查出迷城之地，纵火焚之，红花会不得已再现江湖，与清廷再次为敌，建总舵于海宁老家陈阁老府邸。陈天雨凭迷城神功，一举夺得天下武林贤主之位，声名大振，从而，被陈家洛推为红花会新舵主。但，武林英雄皆各怀异志，陆破天、王伦、长恨公主等，皆有惊天动地的举动；红花儿女亦怀春，牵扯出一段泪沾衣襟的缠绵之情……

江湖帮众各自起事，却为清廷各个击破，陈天雨等不得已，只好再次泪洒中原。但，他不甘心将妹妹继续留在宫廷，

冒险闯大内，堪堪即可得手，刺杀乾隆，领走妹妹之时，却节枝横生！妹妹已恋上乾隆，以生命救得乾隆再生！于是，红花会众与白莲教众，捐弃前嫌，会同江湖正直英雄，再闹京城，最后，陈家洛等再次擒获乾隆，但杀意却烟消云散……

《迷城神功红花泪》人物谱

陈天雨——陈家洛之子，红花会少舵主，后为武林盟主。

王嫣然——白莲教教主王伦之女，陈天雨的情人。

陆破天——屠龙帮帮主。

王 伦——白莲教教主，后起义未遂。

长恨公主——陆破天之妻，即与乾隆交换的皇家九小姐。

陈家洛——红花会总舵主。

霍青桐——陈家洛之妻，陈天雨之母。

徐天宏、无尘道长、赵半山——红花会前辈当家。

骆 驼——文泰来和骆冰之子。

骆 雁——文泰来和骆冰之女，暗恋陈天雨。

余不了——余鱼同之子。

陈念香、大喀斯丽——陈家洛之女。

和 坤——大内总管、天下第一高手。

福康安——乾隆私生子，御林军大统领，风流“福大帅”。

德 布——满州第一勇士，统领大内十八高手。

天然痴叟——和坤之师，与天山怪侠袁士霄齐名武林怪杰。

凌 峰——鹰爪门掌门师兄，大内高手。

汪 洋——武当派叛徒张召重之弟子，大内高手。

白 方——九龙派弟子，大内高手。

王剑英、王剑杰——王维扬之子，大内高手。

李可秀——九门提督。

东方塑——御林军统领。

西门剑——御林军副统领。

曾铁鳄——白莲教人堂堂主，清廷走卒。

不嗔大师——少林寺方丈。

无青子——武当派掌门，即《书剑恩仇录》中陆菲青。

不语大师——少林寺监寺。

随昙师太——峨眉派掌门，王嫣然之师，衡山派掌门。

“扬州武八怪”——花行雷、花行雨、花行风、花行虹、花行雪、
花行霜、花行月、花行云。

殷仲毫——白莲教天堂堂主。

凌九霄——白莲教左护法。

何石安——白莲教右护法。

聂雄镇——白莲教地堂堂主。

“神穴铜”童老怪——川中袍哥首领，为大内暗养。

唐敏中——绰号“毒神”，唐门掌门师兄。

屠龙帮中弟子若干。

目 录

危机四伏	(1)
螳螂捕蝉	(20)
长恨公主	(54)
盈盈仙子	(90)
翻云覆雨	(128)
孤剑天涯	(162)
华清凝脂	(189)
反弹琵琶	(220)
勿忘勿失	(241)
遥遥神京	(270)
此去泉台	(296)
迷城惊变	(322)
君山大会	(340)
雾锁衡山	(388)
蜀地龙蛇	(415)
扑朔迷离	(443)
兄弟之间	(481)
余情留香	(493)
长恨人间	(522)
危际风情	(553)
剑气河山	(596)
师太示警	(626)
秋风萧飒	(657)

九 勿忘勿失

却说陈天雨、王嫣然合骑一匹白马，在明月戈壁，恍如神仙中人。

王嫣然独自揣着不明不白的“俊秀少年”的身份，却是怎么也瞒不过自己，故尔坐在陈天雨身后，心中不免突突打鼓，又喜又惊。既想和陈天雨说话，又是羞于同他说话，既想白马走得快些，早点赶到石窟，又想走得慢些，好与陈天雨同享这无边风月。如此良辰美景，好风如水，朗月如银，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悠悠情怀，但陈天雨却是浑然不觉，陈天雨不知道自己身为闺中女儿，视如弟兄，假如知道自己是闺中女儿呢？又会如何？却是把握不准。

正七上八下无可如何时，白马已慢下步伐来，陈天雨道：“老弟，前面有人，需得当心着点。”

王嫣然从陈天雨侧身伸出头一看，果然远处影影绰绰有两个蠕蠕而动的人形，见白马越来越走近，两人兀自挤成一团，不胜惶恐的样子。

陈天雨在马上已然看出，是两个女人，便要下马，王嫣然轻声道：“且慢，陈兄，看清了再说。”

说话间，王嫣然自己亦是侧身使劲往女人身上扫视，仿佛佛觉得象是在宅院里遇到的那两个女人，便朗声道：“是明艳吗？”

只听其中一人颤声道：“我是明艳，爷们怎么知道小女子名姓？”

此时，陈天雨亦已知道，她们就是在院宅里一个替自己带路，一个被自己点穴睡在地上的两个女子。

王嫣然、陈天雨先后下马，走到两个惊恐不安瞪着眼睛的女人面前。女人中的明艳这时才看清，两人正是在屋子里与汪洋那伙打斗的陌生人，忙道：“是两位爷，小女子按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满意？”

陈天雨一听，话虽没错，却一副市井中风尘女子的习惯腔调，心里登时不受用，却仍是心存感激，道：“你们这是要往何处去？荒野夜深，可不好走！”

明艳不理睬陈天雨的话，却耸然问道：“汪洋他们可是成了两位爷的刀下鬼？”

王嫣然道：“让两个恶贼跑了。”

明艳这才显得异常感伤，话中充满了没有依靠没有着落的不安全感，道：“我们反正往南走，想回洛阳去，回不回得成洛阳，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听明艳如此一说，陈天雨原先有的一点不满已是荡然无存，登时掏出一把短刀，递给明艳，道：“我们行踪不定，活在江湖险恶中，恕不能送你们回洛阳，这把短刀给你们，作为防身之用。”

明艳道：“小女子倒是准备了一把防身的刀，爷的刀爷自己用吧。”

陈天雨倒是一惊，觉得这女人也还不是那种只会哭天抹泪的柔弱女子，便把短刀依旧插在自己腰际。

只见王嫣然在身上摸索了一阵，不久便掏出一把银子，递给明艳：“这点银子，你们拿着，路上使用。”

明艳略显迟疑，却终是接下，道：“银子我原本攒了不少，

可惜被汪洋那家伙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爷的银子要我接下，作为盘缠。山不转水转，说不定小女子还有见到爷的时候，到时再奉还给爷。”

王嫣然柔声道：“你们路上最好能找到熟悉行程的商旅同行，身家性命，还要靠自己多加小心。”

明艳感激涕零，道：“小女子记得两位爷的大恩大德，两位爷前程锦绣，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陈天雨、王嫣然看着两个女人逐渐远去，又才跨马上程，按图中所示，速速向石窟所在驰去。

待他们风尘仆仆到得图中标出的石窟所在时，哪还有石窟的影子？

此时，日已中天，正是子午间，汪洋、凌峰已然逍遥而去，原来有的一点缺口，被他们填得如同沙漠中的平地，陈天雨、王嫣然只看见一串串杂乱无章的脚印。

原来，陈天雨、王嫣然在院宅中互报来由已耽误一些时间，合骑一匹马，最快也要慢过一人一骑的奔驰，中途又遇上了明艳，一番交待，当真是无巧不成书，明摆着的千古奇迹，却是失之交臂。

（按：石窟本已在世间不闻数百年矣，加上这一机会不遇，从此淹无踪迹。直到近代西洋探险大盗斯坦因一流人物涉足敦煌，石窟方始重现人间，然斯坦因辈践踏中华文明，石窟遭其劫掠，玉容大损，其中佛像佛画竹简残篇流落海外者无数，皆为中华古代文化中之无价宝物。）

王嫣然见满地足迹，却是无有一毫石窟踪影，顿时无比懊恼，道：“陈兄，图中所指就在这里？”

陈天雨道：“不错！就在这里！”

王嫣然道：“陈兄，把图拿出来再比划比划如何？”

陈天雨心中亦是不踏实，王嫣然一语道破，忙取出皱巴巴绸子来，仔细比照。点了点头，徐徐道：“老弟来看，应该就在这里！怎么会了无迹象呢？”

王嫣然凑过来一看图，又在地上扫视一遍，道：“陈兄，地上这许多脚印象是不久前留下的，莫非汪洋那伙捷足先到？”

陈天雨道：“老弟所见不差，我也在想，这荒野沙漠人迹罕至，石窟才不易被人发现，怎么会有如此多脚印？”

王嫣然道：“如此说来，汪洋那伙肯定是将能分辨的痕迹都践踏了。”

陈天雨道：“这两个恶贼，当真是鸡鸣狗盗之属，什么时候除此二患，自是为武林积德、为人间行善。”

王嫣然知道，陈天雨对汪洋、凌峰是恨之入骨，不仅为石窟的事，还为桑布老头被他们迫害的事，便道：“陈兄，江湖岁月，天长地久，祛暴除患，自有时候，汪洋那伙恶贯满盈之时，自是其丧命黄泉之日，不必着急。”

陈天雨本来也是沮丧不堪，听王嫣然如此豁达言论，不觉钦服之极，欣然道：“老弟所见极是！”

王嫣然为石窟之谜远涉戈壁，此时，虽未遂愿，却赢得一倾心知己，自是颇堪安慰，只是不知陈天雨心中有何打算，便道：“陈兄，汪洋那伙是德布手下的御前侍卫，想已朝中原向德布邀功请赏而去。荒漠戈壁，亦非你我久留之地……”

话未说完，陈天雨已是知道他要转回自己的行程，便道：“想来老兄不告而辞亲远游，此时亦是系念双亲，不胜悬想了！”

王嫣然见陈天雨已猜中了自己的心思，不觉一阵莫名伤感，差点掉下泪来，自己身为闺中女儿，毕竟柔情似水，仰头一双盈盈秋水似的眼睛看着陈天雨，点了点头。

陈天雨以为他离家万里、思念亲友，故尔泪眼朦胧。自己也不觉飘飘渺渺地想起迷城日月和三春时光，却毕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坦然道：“少年心事当拏云，我便是寄身中原，完成心中所想，我自然可以成为老弟的伴侣了。”

王嫣然听陈天雨说要去中原，已是一喜，又听他说及成为自己伴侣，更是一惊，这一喜一惊，已是让她眉开眼笑，脸上显出无限春光了。

一转念，又觉得自己早该将女儿身告诉陈天雨，或许现在已是心心相印，不必躲躲闪闪欲说还休，如此这般，便显得黯然伤神、玉容不展。

陈天雨以为她不乐意与自己同行，心中倒是一凛，道：“老弟不乐意与我同行吗？独自一人行动来去无甚牵挂，也是好的，莫非老弟……”

陈天雨刚想把话说完，王嫣然已是急得顿脚，道：“陈兄，你怎么如此说，小弟无地自容了。”

陈天雨道：“不如此说，又待如何？不乐意的事不必勉强。”

陈天雨的话本是异常坦率的直话，王嫣然听来却是硬生生刺耳，这一急当真是不知说甚好，一凝神，觉得与其解释，还不如激将陈天雨，便道：“陈兄想自己独行，与小弟明说好啦，不必把小弟挂在心上，与小弟同行，会拖累你的。”

陈天雨没料到她会如此置辞，倒象是真的自己不乐意与她作伴了，怜然道：“老弟说哪里话。既然我们都乐意结伴而行，这不就无话可说了吗？”

王嫣然“噗哧”一笑，喜气洋洋，转来转去还是如愿以偿了。

一路无话，这一日，陈天雨、王嫣然到达洛阳。

几代京都的洛阳，又逢牡丹花会，真个是花团锦簇，风光旖旎，美不胜收，传说，牡丹仙子乃女皇武则天追至洛阳，仙子不甘花容寂寞遭此妒贱，乃率众姐妹年年怒放于春夏之交，使洛阳成为人人趋奉的花都，向人世间表白了无限香艳。

陈天雨、王嫣然到得洛阳后，寓居龙门附近的一家名为：“风景这边独好”的客栈。客栈因为常年游人如织，规模日大，到陈天雨王嫣然寓宿时，已然住得下百十人。原来，这客栈附近，拥有洛阳的一处绝大景致，除牡丹无数外，还有唐五代向佛祖还愿的天下豪富之家，在此雕镂了无数佛像，大有几与山石等高，十余丈，皆栩栩如生，煞是震慑人、感动人。

陈天雨、王嫣然刚歇上脚，便走马观花，一日看尽洛阳牡丹，面对龙门的大小佛像却是百看不厌，天天往返，犹觉兴致难尽。

这一日，陈天雨、王嫣然又驻足在大佛前啧啧称赞。且看那尊大佛，端的是面善目慈、嘴角含笑。一种悲天悯人情怀，身容高耸，俯视众生，无限诚信可亲。王嫣然是一边口不停颂，一边默默祝祷菩萨，保佑陈天雨身健体康，在江湖险恶中身如游刃，做成大事，又窃期菩萨保佑自己不要相思成空，情付东流，好梦难圆。

陈天雨见王嫣然一忽儿喜上眉头，一忽儿虔诚恭谨，一忽儿哀愁戚戚，心道：“自己的这位朋友当真是赤子般纯洁，人海茫茫中，难得如此，自己孤身天涯，心事浩渺，能遇到如此良朋佳侣、少年知己，想来是造物的缘遇，是冥冥中无

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主宰的分派。”

念及此，陈天雨亦不自觉地向着大佛默默祈祷起来，满脸虔诚恭敬，满腹感慨绵绵，当真是词所不能达，意所难会，路人更是想不及，念不及。

王嫣然见陈天雨本来一脸晴朗，突然也像自己一样脸呈肃穆，知道他是在祈愿，却不知他祈愿的什么。忙问：“陈兄，向大佛奉祝些什么呢？”

陈天雨陡地惊觉，率直道：“没什么，没什么。”转念觉得“没什么”实在是太过明白的诳语，便又道：“我在向佛爷奉祝好人一生平安。”

王嫣然一笑，道：“好人一生自然平安，要你奉祝什么？”

陈天雨无以为对，却道：“刚刚我看你不出声，默然良久，你说说，你倒在向佛爷奉祝些什么？”

王嫣然两眼一转，道：“我没有你心大念宽，我只向菩萨祈求保佑自己，想什么就有什么。”

陈天雨道：“没有向菩萨兼带奉祷奉祷我？”

陈天雨的话本是无心，王嫣然却是有意，刹时脸便绯红，言辞阻滞，半晌才道：“陈兄前程远大，吉人自是天佑，何用小弟来为你奉祷？”

陈天雨道：“没替我奉祷，便是罢了，老弟何必又加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搪塞之词一听便知！”

王嫣然顿觉难堪，便道：“你可替我向菩萨许了愿？”

陈天雨答道：“我哪能忘掉老弟呢？我替你向菩萨祈求，祈求保佑你心想事成，美梦成真，你不谢我？”

王嫣然知道套不出陈天雨的真心话，便不再作答，转眼间已是匆匆走到一个身边插着“神占一卦”旗帜的长老面前。

老者双目紧闭却是能够感觉到王嫣然的到来，徐徐睁开眼睛，沉声道：“这位少年侠士可是要占上一上上大吉之卦吗？”

王嫣然一听他脱口而出的江湖言辞，心里已是大半不信，却仍然挡不住好奇心驱使，笑道：“请长者为我占上一卦吧！长者怎么说我是侠士？”

老者道：“不是侠士，胜似侠士。佛爷心里明明白白的。”

老人说着，用手一指大佛。王嫣然听他这句话仿佛是冲着自己假扮男妆的身份来的，不觉一惊，却又不信测字算卦者流中真有慧眼识英雄双目如烛的，倒以为老人是故弄玄虚信口胡道。

老者又道：“侠士要是占福祸占凶吉？还是姻缘偶合？”

王嫣然自思，福祸吉凶倒是暂不必讲究，姻缘偶合却又不好的出口，便也学着老者的腔调，故作轻松道：“福祸吉凶自是辗转生化不定，诡密难测，长者便为我占占姻缘上的风霜雪雨、随爷们行情。”

王嫣然说完，不觉哄然一笑。

却听老者道：“老朽便按侠士吩咐行事，借助三山五岳各路神仙，五湖四海，天上地下尊尊菩萨，来此走一遭。”

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只见嘴上念念有辞，手中一付卦却是翻动得噼噼啪啪，转动自如。

须臾之间，老人又睁开眼睛，嘴上不再念念有辞，而肃然道：“侠士今日还有一位同行者不见现身，而侠士这卦却是非和那人同占不可！”

王嫣然一听，心惊魄动，凝神半晌，回头一看，见陈天雨仍在在大佛之前细细观赏，侧身煞是英俊伟岸，又有一种凛然之气刚毅之色挂在眼鼻之间。王嫣然道：“陈兄，过来！神

仙为你占一卦!”

陈天雨知道王嫣然去了卦摊，自己对此并不热衷，便也没有跟去。此时，听王嫣然一叫唤，不得不勉强走过来，道：“老弟一人占一卦便是，何必拉上我？”

王嫣然嗔道：“刚才说我没有替你向菩萨奉祷，这时候想起你来了，你又不买帐，好人真是难做！”

陈天雨笑道：“老弟盛情，怎敢推却，你占了？是不是凶？”

王嫣然道：“还没有，长者说要我们一起占，卦才准。”

陈天雨道：“岂有此理，那有两个人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老者这时插语道：“善哉！善哉！大凡造物生人，总不免将有些人沾在一起，世间才有许多恩恩怨怨、悲欢离合，否则，便过于单调寂寞了。二位侠士，行走于江湖之上，这一条当是悟得到的。”

王嫣然道：“还是长者见识深远，我们小辈哪能相比？”

王嫣然听老者的话与自己的心思一照应，觉得好懂得很，也好受用。陈天雨虽然觉得老者的话有道理，却毕竟隔雾看花，有点醒不过神儿来。

说话间，陈天雨、王嫣然已并排站在老者案前。老者睁开眼睛，在陈天雨、王嫣然脸上、身上，上上下下扫视一番，微微露出一线满意笑容，道：“两位侠士，那一位抽下这张签？”

王嫣然未待老者说完，已然伸过手来，从一个竹筒里取出一片竹签来，匆匆一看，见上面墨迹新鲜，写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王嫣然心领神会，将竹签交给陈天雨，陈天雨边看边想，觉得费解。这时，老者已伸手将签子取去，又嘴角不停地念叨起八方神仙四海菩萨之类来，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快，手中的两片卦把握得翻天覆地，喀喀作响，忽然

用力一握，再一摔，卦已并非躺在地上，脊背双双朝上。

老者道：“千里神明共会，万里仙众同集，无事不是，无时不灵，天灵，地灵，人灵。好卦！阴卦！阴卦是神仙示意尔等，花花尘世、苦海无边，要相亲相助，共度劫波，大千世界，人面无数，中有一人，已然知会，苍天不负苦心者，一心所系，金石为开，变异时时有，此心长耿耿，记住，记住。”

说完，老者又嘴角不停地念出一串，声音渐小，手中的卦亦是把握得翻天覆地，喀喀作响，然后一握一摔，卦便并排躺在地上，脊背朝下。

老者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果然是阴卦，阴阳相续，阴阳性生，法缘是前世修定，故尔人必随缘，缘不断而情不灭，众生难逃情天孽海，众生无逃情天孽海。”

王嫣然边听边是默默点头，双眼散出一种柔和幸福的光芒。

只见老者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程式，然后将卦摔在地上，这种也当真妙不可言，先是借力翻滚，接着摇颤翻动，渐渐平定下来，只见一片脊背朝上、一片朝下，挨肩而卧，煞象是一对喁喁私语的情人，是为信卦。

长者眉头舒展，眼睛一亮，欣然道：“天生种种人，皆偶偶相对相应，不离不弃，勿忘勿失，果尔情之所必有，理之所必无。如此良配佳匹，生而不可以死，生而不可多生，皆非至情至性之人，负苍天者，苍天必负之。尔辈记住，记住！”

老者说完，已将签卦收回囊中。

老者的话，王嫣然当真是听得如痴如醉，神情迷迷，心内已是翻江倒海，思绪绵绵，眼中一种不胜依依之态。道：“多谢高人指点，小辈自当铭记，不敢一日忘失，天地神灵鉴